



# 原731部队成员 谢罪 为何刺痛日本



清水英男：  
谢罪的事  
我不后悔！  
因为我一直认为  
必须去！

## 31年的等待 70年的沉默

饭田市位于长野县南部，是一座人口不足10万人的小城。1991年8月，“为了和平的信州战争展”首次在这里举行。在这次展览上，时年78岁的胡桃泽正邦首次承认其曾作为731部队的“技手”，参与了300个人体活体的解剖。在“为了和平的信州战争展实行委员会”（以下简称“战争展实行委员会”）的帮助下，胡桃泽正邦录制了长达83分钟的视频，供述了731部队从事人体解剖、开展人体实验以及实施细菌战等罪行。

今年76岁的原英章从那时起就是“战争展实行委员会”的成员。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：“胡桃泽正邦的视频录像，就是我们当时拿摄像机拍摄的，手法和设备都不是很专业。他生前说过，这些证据可以随时间用来揭批日本政府的罪行。”

不仅如此，在1991年的“为了和平的信州战争展”上，胡桃泽正邦还展出了他从731部队带回的医疗器具和医学书籍。原英章介绍称，1945年8月，731部队在逃跑前几乎销毁了绝大部分的文件和资料，胡桃泽正邦把当时使用过的医疗器具和医学书籍秘密带回日本。医学书籍背后盖着“石井部队”的印章——代表731部队臭名昭著的组建者和直接领导者石井四郎。

胡桃泽正邦的证言证据在饭田市这座小城引发关注，1991年的

“为了和平的信州战争展”首场展览就吸引了2685人前来参观。在当时的一项问卷调查中，64%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将这种某一时期举行的主题展览改为常设展览。由此，以“战争展实行委员会”为中心的民间团体多次向饭田市提出申请，要求建立和平纪念馆（以下简称“新纪念馆”）。

胡桃泽正邦也决定将其带回的物证捐赠给纪念馆展出，但直到1993年去世，他都未等到这一天。经过申请、讨论、请愿、审议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，饭田市政府2000年才批准开设纪念馆。这场草根市民运动，历经近10年才终于说服了饭田市政府。

为了收集可供展览的资料，饭田市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名为“和平资料收集委员会”的组织。为了新纪念馆早日开馆，原英章等人马不停蹄地收集展览素材。直到2022年，他们才在长野县收集到了超过1800件展品。原英章对记者表示，这一年，终于等到了纪念馆可以在当年5月开馆的消息，而这一天，距离1991年已经过去了31年。

同时，“为了和平的信州战争展”一直在举办。2015年当清水英男和夫人一同前来观看该展览时，首次承认了他和731部队的关系。在那之前的70年里，他从未对任何人提及此事。

## “被消失”的 8块展板

基于长期的走访调查和收集的资料证据，“和平资料收集委员会”制作了8块关于731部队罪行的展板，为开馆做了最后的准备工作。然而，就在开馆前夕，饭田市教育委员会却以一些场景会让“孩子们觉得恐惧”“女性团体觉得残忍”为由，不允许纪念馆展出这些展板。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这8块展板又戏称为‘幻灭的真相’。”原英章苦笑着说。

当原英章把“被消失”的8块展板逐一在桌面上摊开时，记者看到，其中两块介绍了731部队的恶行，其余6块则为胡桃泽正邦、清水英男、越定南等长野县出身的731部队原成员的证言证词。

就这样，开馆时的纪念馆虽然展出了胡桃泽正邦带回的物证，却没有对此进行说明的展板。不少参观者批评说，没有展板说明，很难理解这些证物的意义，也无法知晓731部队到底做过什么。

此前因细菌战而遭受伤害的中国人及其遗属曾起诉日本政

府，要求其谢罪并作出赔偿。东京地方法院虽判决原告败诉，却在判决中认定了侵华日军确实实施过细菌战这一事实。经过开会讨论等过程，饭田市教育委员会最终决定，为纪念馆配备一块关于731部队的说明展板，摘取东京地方法院判决书中的部分内容。不过，这些内容措辞艰涩难懂，也缺乏具体含义。

原英章对记者说：“你们现在在纪念馆中看到的唯一一块关于731部队的展板，是从2023年9月1日开始展出的。虽然只有这一块，上面也有很多不完善的表达，但要知道起初连‘731部队’这个词都不允许提及。现在能展出一块展板，在我们看来，已经是向前迈了一步。”

“731部队原成员的证言证词是帮助民众了解该部队罪行的关键所在，否则就无法真正理解战争的残忍之处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为促进在纪念馆里展出731部队原成员的证言证词而努力。”原英章这样说。



原英章展示饭田市和平纪念馆关于731部队的说明展板以及罪证。组图/央视新闻

## 从“胡桃泽正邦” 到“A君”

作为目前唯一在世、愿意公开揭露日本细菌部队罪恶的731部队原成员，清水英男去年的中国谢罪之行引发广泛关注，而这能否让“被消失”的清水英男展板重见天日？带着这个问题，记者来到了纪念馆，却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。

原英章称，饭田市政府在“态度”日本中央政府的意思，后者在国会中反复声称“没有关于731部队活动的具体记录”，而基于这种论调，饭田市政府会与日本中央政府主导的方向保持一致。原英章表示，在饭田市这样的小城，人们普遍对于历史修正主义没有概念。

在采访中，原英章告诉记者，随着胡桃泽正邦的离世，其遗属表示不愿再公开使用他的姓名，理由是“胡桃泽”这个姓氏比较少见，“很容易被认出来”。在“被消失的展板”上，记

者注意到，原本写有“胡桃泽正邦”的地方已经被贴上纸条并进行了修改，纸条上将其姓名部分改为“A君”。

原英章称，1945年清水英男在未满15岁时在731部队待了四五个个月，应该没有比他更年轻的亲历者了。也就是说，今后恐怕很难再有亲历者站出来承认当年的罪行了。

有观点认为，对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来说，清水英男是“尴尬的存在”，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能让一切谎言不攻自破。对此，清水英男说：“是这样的！我碍着他们事儿了，日本（很多）政客巴不得我闭嘴。”他还说，自己的心愿就是这个世界不要再有战争了，而忘记历史，就可能重蹈覆辙。不过，清水英男仍有疑问：“我一个人谢罪就行了吗？我一个人谢罪就能把一切都一笔勾销了吗？”

据环球时报

1945年3月，未满15岁的清水英男作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（简称“731部队”）最后一批少年兵被派往哈尔滨。79年之后，时年94岁的清水英男重返哈尔滨忏悔谢罪。这是他在二战后第一次出国，也是第一次返回中国。然而，他也因为公开讲述历史真相承受巨大压力：大量日本右翼攻击清水英男“撒谎”“叛国”“遭人利用”，原本亲密无间的女儿和他断绝往来。清水英男对记者表示，很多日本政客巴不得他闭嘴，但“谢罪的事我不后悔！因为我一直认为必须去！”

## 说出事实 却像被告一样被指责

官田村位于日本长野县。1930年7月，清水英男就在这里出生。当记者一行所乘汽车沿着山间小路向前行进时，一处废弃的房屋映入眼帘，门上写有“清水建设有限公司”的牌子还清晰可见。战败回乡后，清水英男大半生就靠这家家庭式公司维持生计。

来访之前，记者已和清水英男多次通过电话。尽管年事已高，但他对当年的事情依然记得清楚。清水英男回忆说，1945年3月，当学校老师问他要不要去中国时，他心想“大概是去军需工厂之类的地方吧”。就这样，清水英男作为731部队最后一批少年兵被派往哈尔滨，主要任务是从老鼠体内提取鼠疫菌。

“那时我14岁，完全是个新手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。”清水英男顿了顿说，“后来我才知道那些（鼠疫菌）被用在了人体实验上。”

1945年8月12日，清水英男接到指令，被要求撤退前搬运炸药并销毁731部队的罪证。这一年的8月14日傍晚，他随日本战败部队逃离中国。在731部队前后4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清水英男在标本室里亲眼看见一排排装有福尔马林的瓶子里，浸泡着胎儿、婴儿的标本，还有脖子、手以及各种人体器官。

回乡后，清水英男娶妻生子，经营自家小公司，表面上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，内心却隐藏着巨大的秘密。“（在哈尔滨）做的那么残忍的事情，总是萦绕在脑海中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”清水英男说。

在采访中，清水英男不愿再谈起在731部队的过往，但当记者问起“离开731部队时，你被警告禁止从事医学相关的工作，可为什么你的上司们却成了大学教授，还开了医院”时，原本语气平静的清水英男情绪突然激动起来：“在中国坏事做尽的人回到日本还能当上医生，这让人难以置信，太可怕了！也太荒唐了！”

“我（去年）去（哈尔滨）就是要谢罪，还有就是为当初被我们杀害的人祈福。”清水英男眼眶中泛起泪光。揭开日本过去的黑暗历史，意味着清水英男要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。“这个老头子在撒谎”“说的都是捏造的故事吧”……清水英男遭到网上右翼分子的猛烈攻击，他很生气，会忍不住想：“歪曲历史的到底是谁？我说的这些明明都是（日本）做过的事！”

“我们做了那么残忍的事情，活生生地解剖了人！”清水英男无奈地发问，“日本政府毫无道歉的意思，我只不过说出了事实，为什么他们（周围的人）总是责怪我？为什么我要像个被告一样被指责？”

公开场合的发声、周遭的责问以及旁人的眼光，把清水英男和家人的关系推进深渊。曾经亲密无间的两个女儿和他断绝往来，曾经向他撒娇的孙辈再未登门。

“你后悔了吗？如果早知道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你还会站出来承认自己和731部队的关系吗？”面对记者的提问，清水英男思索后说：“有时候也会想，是不是不该说出事实，毕竟我都这么大了年纪了，是不是一直（把这个秘密）藏在心里对自己更好？”不过，当记者追问清水英男是否后悔去哈尔滨谢罪时，他坚定地说：“谢罪的事我不后悔！因为我一直认为必须去！如果有机会，我还是会去。”